

永远的思念

■刘伟

每逢中秋倍思亲。三年前的农历八月二十，母亲因病去世，不知不觉间，老人离开我们已三个中秋。对我们来说，中秋节不仅是家人团聚之时，更是纪念母亲之日。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争强好胜，面对艰难困苦从不示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上下都在开展扫盲运动，母亲不识字，第一批扫盲就扫住了她。而父亲是本村小学的校长，自然也就成了扫盲教师。当时我只有两岁，母亲只好带着我上夜校。当时全村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到晚上都集中在村小学的教室里，跟小学生一样去学习。上课，母亲和我一块儿听，下课，领着我一块儿做作业，还让我认她写的字，教我一些简单的汉字发音。不久，母亲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些常用的字也认识很多。有时候，母亲在吃饭时还经常向父亲求教，求知欲相当强。

母亲生前曾多次讲述一九五八年前后大跃进时的一些事儿。那时，父亲因被错划为右派，到县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恢复工作，但不再回本村教学。后来，父亲在安岭、齐老

乡一干就是十多年。这期间，母亲既要照顾爷爷、奶奶、小叔，还要抚养我和弟弟，日子相当艰难。由于农村合并和体制的变化，初级社、高级社改成了人民公社，我们的家也先后搬到邓庄、陶河、赵庄，最后又回到了刘楼。

刚吃大锅饭那阵子，母亲在陶河缝纫组上班。当时，弟弟刚上幼儿园，我在陶河小学读一年级。母亲为了不耽误工作，常让我接送弟弟。中午，母亲和我、弟弟分别在三个大伙上吃饭。后来，大集体的食堂一天不如一天，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熬。回忆当时的生活，母亲经常向我们说一串顺口溜：大伙上的馍，火柴盒，大伙上的面条捞不着。我们在赵庄村居住时，有一次弟弟从生产队的地里挖来几块红薯，母亲准备偷偷煮给我们吃，可是刚沾着火，就被驻队干部发现了，连锅带红薯一块儿端走了，还在大会上点名批判了我母亲。

到了一九六二年，集体的食堂办不下去了，上级决定，砍掉大伙，群众还是一家一户做饭。同时，生产队还分给群众一部分自留地。这样

一来，情况比原来好多了，但吃饭还是一个难题。母亲和爷爷奶奶一商量，全家齐动手，纺花织布，卖布买粮。母亲白天在生产队上工，晚上加班纺织，做针线活儿，没明没夜地干。到了夏天，自留地长出了新鲜的蔬菜和瓜果，母亲领着我弟弟到淮阳北关、临蔡集和葛店乡的市集卖蒜薹或大蒜，回来时买点吃的用的，家里的困难暂时得到了缓解。我奶奶有做醋的技术，于是母亲就鼓励奶奶开起了小作坊。一到暑假，母亲让我和弟弟一块儿游乡卖醋，十里八村，到处都能听到弟兄俩的吆喝声。母亲给我们画好行走路线图，分北路和东路隔天一趟，每天上午十点出发，下午五点以前必须回来。我们计算一下，一趟下来，来回要走二十多里路，中午带着干粮在路上吃，回来后，每人再奖励一碗面条。每当我们把钱和卖醋换来的鸡蛋交到母亲手里时，看着母亲满意的笑容，我们会觉得很自豪。

我和妹妹五人都是在穷日子中长大的，现在生活好了，仍然不舍得大手大脚。母亲曾说过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家，能走到今天不容易

啊！”确实不容易。我们不会忘记，是母亲和父亲领着全家人拉土垛墙才住上三间麦草屋；是两位老人亲自脱坯，请人烧砖，才把坯墙变成了砖包后墙瓦接檐；又是两位老人用辛勤的汗水让我们全村第一个住上了瓦房。我们不会忘记，是母亲和父亲带领着我们兄妹起早贪黑在田里摸爬滚打，不仅收获了粮食，还收获了喜悦。

母亲干活泼辣，有一副硬朗的腰板，七十多岁时还骑着三轮车赶集买菜、下地干活。一次，她骑车去看我妹妹，路上有一个小沟，本来该下来推着走，可她硬是朝着路沟猛冲过去，结果人倒车翻。到了我妹妹家，她还硬说没事，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股骨颈骨折。两次手术中，她没有喊一声疼，没有叫一句苦。

如今我们兄妹都已成家立业，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可这个时候，母亲却患脑梗塞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

母亲走了，但她还经常与我们在梦中相见，一次又一次，这将是永远的思念。



吴敬书

钓鱼岛组诗

■张治国

致野田佳彦

劝君头脑休发昏，
泱泱华夏不可侵。
购岛分明黄梁梦，
玩火必遭自焚身。

斥日购岛

战争狂人重磨刀，
鲸吞钓岛不觉饱。
海峡两岸挥长剑，
来犯之敌岂能饶。

斥李登辉

国人共愤小东洋，
唯君信口说雌黄。
钓岛自古属中华，
寸土片石不能让。

钓鱼岛之殇

■李树利

谁能告诉我
我们的国土前沿
为何有强盗覬覦
又有谁
能够告诉我
两岸三地峥嵘的繁忙
为何无法阻挡强盗的猖狂

天地啊
你能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数万万炎黄子孙怎能容得下国土的沦丧
是战还是和
世界人民的尊严
怎能任掠夺者践踏
面对天地 我们怒吼
一定让蛮横者不再狂妄

我们是炎黄子孙
数万万同胞
时刻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和平的誓言始终在传递着世界的吉祥
祖国的繁荣已经百炼成钢
博大的情怀让信息的时代划破天地的安详
横征暴敛的歹徒不要再存任何妄想
怒吼的炮火
定让一切丑恶的面孔埋葬

且行且珍惜

■姚彩霞

午夜响铃命我赴山东考察学习，恍惚惚半夜无眠，早六点跳上大巴随大部队滚滚东进。上车后得知，半夜惊梦的十来名候补队员竟无一掉队。经十多个小时的车载行军，两辆开路先锋三辆大巴浩浩荡荡驶入好客山东，扑进潍坊市委党校的怀抱。选择这座号称中央党校三个科研基地之一和清华大学农业产业化培训实践基地，举办高规格、大规模的异地集中培训，课程和考察安排得既详实又周密，可见领导们的良苦用心。

潍坊市委党校像一位隐者，藏匿在大山脚下，而我们更像一群探秘者，集体闯入腹地，沿着它的原生态地貌和“就地生长出来”的空间格局，寻觅它背靠孤山，怀抱桂河，铺锦叠翠，依山傍水的得天独厚。只是初来乍到，山雨来袭，气温骤降，加之潮湿的海洋气候，让单衣单裤的外来者猝不及防，把行李箱里的换洗衣物如叠罗汉般裹在身上，还觉嗖嗖冷意。不过同伴们发扬团队互助精神，衣服带的周全的接济衣服单薄的，伞下三三两两人头攒动，让我们簇拥着走过雨季，总有一些伞护住丝丝温情和缕缕关爱。

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党校不会拒绝求知者的参差不齐。当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专家博士解惑授业时，真有种久违的感觉，好像又回到学生时代。不同的是不再为作业发愁，我们是来取经的，课堂上的精彩会化为现实发展的一个个经验交流。不管是美女老师的青春智慧、文采飞扬，还是方言老师的插科打诨、幽默风趣；也不管专家风格上的逻辑严谨、脉络清晰，还是气度上的收放自如、雅量高致……课下大家皆呼过瘾，强烈期待以后类似的讲座来得更猛烈一些。

几场讲座下来，农学博士刁家连教授的讲演受到了众学子明星般地追捧，他将枯燥繁杂的经济数据信心拈来，以演讲的速度激昂慷慨，那题板上的行云流水所释放出来的学术魅力和思想张力令大家为之折服。其实每一堂课都是一次思想认识的提升，更是一次心灵的充实与

涤荡，或许当时感想并不深刻，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永久的。

几天下来，我们领教了全封闭式培训的严格与高效。来时被告知全封闭式培训，很多人和我一样不以为然。早中晚全天候听课，宿舍教室餐厅三点一线，远离市区的地理位置和传说中出租车的难打程度，即使想把课余时间搞出点特色的男同学也只能固守城池，在有风的夜晚，站在党校大门边的桂河桥上把栏杆拍遍。我们这些女生则安生多了，只要围坐餐桌就开始感慨：不用动手如今也能丰衣足食，白吃白喝白住住碗筷都不用洗，餐后还有潍坊脆甜的青萝卜滋润胃肠，在家时谁享受过这等待遇啊……有得必有失，如此少了日常的运动，体重直线上升。亡羊补牢，晚课后邀三五好友结伴，沿曲径绕校舍一圈又一圈地吹着冷风，侃着山东军阀的歪诗，或者清早相约用脚步丈量大山的高度。

好在培训采取专家讲座与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模式，让紧张的学习生活和紧张的考察活动相得益彰。一路走来，潍坊街道的宽阔整洁自不必说，高大乔木和低矮灌木的错落有致让我们的眼前心里都生出绿油油的感觉。流连蔬菜种植基地，满眼皆是绿肥红瘦果蔬生香；置身农产品物流中心，感受“中国一号菜篮子”的举足轻重；穿行农村新型社区的画廊，一幅幅诗意图、田园社区的优美画卷映入眼帘；游弋于灵芝镇的酒香沉醉不知归处，只轻轻抿了一下酒头，足以让人回味悠长；领略风筝博物馆的魅力，原来灵感也会在精美彩绘的童话世界里赏心悦目……

有美丽也会有遗憾。遗憾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不得不挥手说别离；遗憾精彩的学习总是意犹未尽；遗憾一年一度的蔬菜博览会在我们离开两天后盛大开幕；遗憾与跟风伞一起飘飞的梦想只隔四天；遗憾青岛之夜来不及和好友通宵逛街；遗憾行程仿佛一首没写完的诗，刚开始就要匆匆结束……

还好时光这道逝水，让所有的美丽和遗憾都变成了回忆的乐曲，成为我心中隽永的温馨，那无尽的不舍终无法留住前进的脚步。且行且珍惜。



大海

海陆空

■高曙光

去年我担任七(6)班班主任，英语老师姓齐，皮肤白皙，扎着马尾，戴一近视镜。

学校调整办公室，要求各班主任课老师在一起办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备课之余也会聊些其他话题。闲聊中得知齐老师的丈夫在海军广州某基地服役，齐老师是军嫂，在家要工作还要接送孩子，很是辛苦。大家劝齐老师把孩子送老家去，齐老师说她经常给孩子讲，他爸爸是一名海军军人，要守卫祖国的蓝色国土，爸爸不在身边是为了更多的孩子的爸爸能陪在孩子身边。可是既然孩子不能得到更多的父爱，母爱就不能再失去了。

同事们问齐老师怎么会嫁给一个当兵的，齐老师笑了笑，她说是父亲挑选的，姐妹三个嫁的都是当兵的。

齐老师的父亲是一名老复员军人，对军队有特殊的感情。三个女儿陆续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提亲的也不少，齐老师的父亲只喜欢当兵的，可以说女儿的婚姻他做了主。大女婿在洛阳空军地勤服役，二女婿在二炮某部当兵，小女婿也就是齐老师，嫁给了一名海军战士。村里人送齐老师的父

亲一个绰号——海陆空。

春节到了，周口走亲访友拜年的日子主要在大年初二。这天，齐老先生穿上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站在村口等女婿。三个女婿明白岳父的心思，就商量着同时去拜年，去的时候要穿军装。军人对军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是一种亲切与激动的感情，尤其是复员军人，看到军装就会想起在军营的日子。

村里人陆陆续续带着礼物出门了，见齐老先生乐呵呵地站在村口，村里人说这么早站在这儿等女婿啊？

春寒料峭，复员老军人毕竟是军队中打造出来的，意志坚定。村里人也想看看“海陆空”迎接女婿的场面，人渐渐多起来了。

仨女婿来了，看一眼衣服的颜色，齐老先生就对旁人介绍说，走在前头的是大女婿，因为那是空军的蓝色军装，跟在后面的是二女婿，从一身深绿色的军装就可以看出来。

三个女婿走近了，着海军制服的小女婿抢先一步，向岳父行了一个军礼。齐老先生眼眶居然有些湿润，他也举起了自己的右手……